

谁曾经宣言

《上海文学》50年
经典·散文诗歌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赵丽宏 / 陈思和 / 主编

秦牧 艺海拾贝 冰心 一只木屐
史铁生 我与地坛 陈丹燕 东德人波德
闻捷 我们酣战在沙洲之上 艾青 旧金山
舒婷 还乡 赵丽宏 单叶草的抒情
杨炼 诺日朗 郁燕祥 五十弦
罗洛 春之随想

谁曾经宣言

《上海文学》50年经典·散文诗歌

主 编 赵丽宏 陈思和 副主编 杨斌华 金字澄

编 委 陈思和 韩白骅 金字澄 卫竹兰 徐大隆 杨斌华 姚育明 张重光 赵丽宏 周立民
(按姓氏拼音为序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曾经宣言:《上海文学》50年经典·散文诗歌/赵丽宏,陈思和主编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3.9

ISBN 7-5617-3451-4

I. 谁... II. ①赵... ②陈... III. ①诗歌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0436 号

《上海文学》50年经典·散文诗歌
谁曾经宣言

主 编 赵丽宏 陈思和

责任编辑 阮光页

责任校对 陈锦文

封面设计 卢晓红

版式设计 蒋 克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市场部 电话 021-62865537

传真 021-62860410

门市(邮购)电话:021-62869887

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

http://www.ecnupress.com.cn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

邮编 200062

印 刷 者 苏州永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1000 16 开

印 张 18.5

字 数 371 千字

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一次

印 数 1—3100

书 号 ISBN 7-5617-3451-4 / I · 281

定 价 29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目 录

散文(一)

秋夜	巴 金 / 001
花迎	徐懋庸 / 003
走上狭窄的楼梯	靳 以 / 006
感情的波浪	唐 弢 / 009
艺海拾贝	秦 牧 / 012
山川小记	碧 野 / 016
杭州揽忆	杜 宣 / 021
秋窗偶记	刘白羽 / 025
一只木屐	冰 心 / 030
阿咪	丰子恺 / 032
横眉	袁 鹰 / 034
遥远的上海街头之声	何 为 / 040
童年生活纪事	新风霞 / 043
唱给豆腐的颂歌	忆明珠 / 047
在黄水仙的故乡	宗 璞 / 050
旅伴	赵丽宏 / 052
散文两章	赵淑侠 / 056

美国短简

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

我与地坛

融入野地

有方桌的房间

东德人波德

寻找苏青

“娘希匹”与“省军级”

我们,以及田野

延安交际舞

杭州会议前后

七十年代后期

谁曾经宣言

汪曾祺 / 060

贾植芳 / 065

史铁生 / 068

张 炜 / 079

萌 娘 / 088

陈丹燕 / 091

王安忆 / 097

朱学勤 / 102

周佩红 / 110

朱鸿召 / 118

韩少功 / 128

刘嘉陵 / 131

张承志 / 137

散文(二)

六月杂忆

观世

谁在轻视肉体

失去强制的乌托邦

当贪官的理由

邵燕祥 / 141

金克木 / 144

周 涛 / 147

秦 晖 / 151

吴 思 / 156

通往梦幻之乡
生态灾难,也是文化灾难
谁是英特网之父?
“公民权利的看门狗”
“天堂”的妇女
灵魂饭
恨血千年土中碧
一生真伪复谁知

诗 歌

我们酣战在沙洲之上
青松歌
在柳江畔
眼睛
华表的传说
早春的思念
星星变奏曲
结局或开始
长城上的异想

残 雪 / 162
利 雄 / 165
丁 林 / 170
武 谷 / 175
潘旭澜 / 181
余 华 / 186
叶兆言 / 193
吴小龙 / 200

闻 捷 / 207
郭小川 / 210
芦 芒 / 212
白 桦 / 213
公 刘 / 215
肖 岗 / 217
江 河 / 219
北 岛 / 220
流沙河 / 222

故乡的石竹花
大森林里的孩子(三首)
旧金山
春到庭院
还乡
只要是广阔的世界
生命
季候鸟(十四行诗)
镍币
粉笔
单叶草的抒情
是的,我还爱着……
诺日朗(组诗)
荒漠与晨光(外二首)
织女的目光
呐喊
伐倒一棵不该伐倒的树
大街悬挂一副拳击手套
回声
一种声响

吕 剑 / 223
于 之 / 225
艾 青 / 227
臧克家 / 229
舒 婷 / 230
陈敬容 / 231
李 瑛 / 232
唐 湜 / 234
赵 恺 / 235
顾 城 / 237
赵丽宏 / 238
曾 卓 / 240
杨 炼 / 242
昌 耀 / 246
韩作荣 / 248
牛 汉 / 249
傅天琳 / 251
孙晓刚 / 252
张 烨 / 253
宋 琳 / 254

旅人	冰 夫 / 256
黄河依然是黄河	官 玺 / 257
洛杉矶的多元性格	辛 笛 / 258
倾诉	蔡其矫 / 259
秋天	翟永明 / 261
古陶之纹	叶延滨 / 262
在旅途中,不要错过机会	于 坚 / 263
房间	钟 鸣 / 264
黄河母亲	宁 宇 / 265
农事	万 夏 / 266
八月	陈东东 / 268
情节	季振邦 / 269
音乐多么美好	魏志远 / 270
燃烧的心	邹荻帆 / 271
五十弦(二首)	邵燕祥 / 272
心灵是一片天空	舒 洁 / 273
现在	长 岛 / 274
祝愿	柏 桦 / 275
发现	小 海 / 276
春之随想	罗 洛 / 277

黑暗里的碎光(二首)	黑 陶 / 278
桌子上的内心活动	麦 城 / 280
钻墙者和极端的倾听之歌	张 枣 / 282
湘女花神	杨 克 / 284
生死相聚	芒 克 / 285
大河边上的事情	王小妮 / 286
墨水瓶	欧阳江河 / 288
秋天	王家新 / 289
五月	梁 平 / 290

秋 夜

◆ 巴 金

窗外“荷荷”地下着雨，天空黑得像一盘墨汁，风从窗缝吹进来，写字桌上的台灯像闪眼睛一样忽明忽暗地闪了几下。我刚翻到《野草》的最后一页。我抬起头，就好像看见先生站在面前。

仍旧是矮小的身材，黑色的长袍，浓浓的眉毛，厚厚的上唇须，深透的眼光和慈祥的微笑，右手两根手指夹着一支香烟。他深深地吸一口烟，向空中喷着烟雾。

他在房里踱着，在椅子上坐下来，他抽烟，他看书，他讲话，他俯在他那张书桌上写字，他躺在他那把藤躺椅上休息，他突然发出来爽朗的笑声……

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，那么平易近人。而且每一个动作里仿佛都有先生的特殊的东西。你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。

不管窗外天空漆黑，只要他抬起眼睛，整个房间就马上亮起来，他的眼光仿佛会看透你的心的，你在他面前想撒谎也不可能。不管院子里暴雨下个不停，只要他一开口，你就觉得他的每个字都很清楚地进到你的心底。他从不教训人，他鼓励你，安慰你，慢慢地使你的眼睛睁大，牵着你的手徐徐朝前走去，倘使有绊脚石，他会替你踢开。

他一点也没有改变。他还是那么安静，那么恳切，那么热心，那么慈祥。他坐在椅子上，好像从他身上散出来一股一股的热气。我觉得屋子里越来越温暖了。

风在震摇窗户，雨在狂流，屋子里灯光黯淡。可是从先生坐的地方发出来眩目的光。我不转眼地朝那里看。透过黑色长袍我看见一颗燃得通红的心。先生的心一直在燃烧，成了一个鲜红的、透明的、光芒四射的东西。我望着这颗心，我浑身的血都烧起来，我觉得我需要把我身上的热发散出去，我感到一种献身的欲望。这不是第一回了。过去跟先生本人接近，或者翻阅先生著作的时候，我接触到这颗燃烧的心，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；其实不仅是我，当时许多年轻人都曾从这颗心得到温暖，受到鼓舞，找到勇气，得到启发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发光的心仍然在他的胸膛里燃烧，跟着他到了窗前。我记起了，多少年来这颗心就一直在燃烧，一直在给人们指路。他走到哪里，他的心就在那里发光，生热。我知道多少年轻人带着创伤向他要求帮助，他细心地治好他们的伤，让他们恢复了精力和勇气，继续走向光明的前途。

“不要离开我们！”我又一次听见了这个要求，这是许多人的声音，尤其是许多年轻人的声音。我听见一声响亮的回答：“我决不离开你们！”这是多年来听惯了的声音。我看见他在

窗前，向窗外挥一下手，好像他又在向谁吐出这一句说过多少次的话。

雨住了，风也消逝了。天空不知在什么时候露出一点点灰色。夜很静。连他那颗心“必剥剥”地燃烧的声音也听得见。他拿一只手慢慢地压在胸前，我觉得他的身子似乎微微地在颤动，我听见他激动地、带感情地说：

“忘记我，管自己生活。可是我永远忘不了你们。

“难道为了你们，我还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的？

“难道为了你们，我还有过什么顾虑？

“难道我曾经在真理面前退却？在暴力面前低头？

“为了追求真理我不是敢说，敢做，敢骂，敢恨，敢爱？

“我所预言的‘将来的光明’不是已经出现在你们的眼前？

“那么仍然要记住：为了真理，要敢爱，敢恨，敢说，敢做，敢追求！

“勇敢地继续向着更大的光明前进！”

静寂的夜让他的声音冲破了。仿佛整个空间都骚动起来。从四面八方送过来响应的声音。声音渐渐地凝结在一起，愈凝愈厚，好像成了一大块实在的东西。不知道从哪里送来了火，它一下子就燃烧起来，愈燃愈亮，于是整个房间，整个夜都亮起来了，就像在白天一样。

那一块东西继续在燃烧，愈燃愈小，终于成了一块像人心一样的东西。它愈燃愈往上升，渐渐地升到了空中，就挂在天空，像一轮初升的红日。

我再看窗前鲁迅先生的身形，它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见了。

我连忙跑到窗前。我看出来：像初日那样挂在天空里的就是先生的燃烧的心。我第一眼只看到一颗心。可是我仰起头仔细再看，先生的慈祥的脸不是就在那儿？他笑得多么快乐！真是我从未见过的表示衷心愉快的笑脸！

我笑了，我也衷心地笑了。

我知道鲁迅先生并没有死，而且也永不会死！

我回到写字桌前，把《野草》阖上，我吃惊地发现那一颗透明的红心也在书上燃烧。……

原来我俯在摊开的先生的《野草》上做了一个秋夜的梦。

窗外还有雨声，秋夜的雨滴在芭蕉叶上的声音，滴在檐前石阶上的声音。

可是在先生的书上，我的确看到了他那颗发光的燃烧的心。

1950年9月

（载1956年10月号）

花 迎

◆ 徐 懋 庸

可惜没有时间回到故乡去调查、考证一番；只凭少年时候留下的一些永远是生动的印象，我对于故乡的花迎，每次想起总感到极大的兴趣，而且以为很有意思。

“花迎”这个词儿，很美，很别致；我不知道出于何典；其实是一种迎神赛会，迎的神是东岳庙的三位“菩萨”。时间总在农历二月初，惊蛰以后，春分以前；因此，我猜想，“花迎”的意思，实际上是欢迎百花齐放罢，但也许是“花朝迎神”的简称。

那时候，我乡の迎神，每年有三次。六月间迎一次华佗菩萨，十月间迎一次“青山庙”的土地老爷；也演戏、游行，但都不如花迎的郑重和热闹。花迎的时候，要从绍兴请最好的班子来演三天乱弹戏。三位“菩萨”高坐在戏台和广场对面的、灯烛辉煌的大厅里的供桌上，享受着极丰盛的斋供，一面看戏，一面还听旁边的“十番”。那“十番”就是“票友”的清唱，生、旦、净、丑俱全，也有“场面”，一晚唱一本大戏，如“龙凤锁”之类。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保长，平时催粮催款，很讨人厌；但在唱“十番”的时候，却受人欢迎了。他闭着眼睛，直起脖子，从牙齿不全的嘴里唱出“金凤姑娘”的爱情歌曲来，十分迷人。他又“熟统纲”，就是熟悉全部戏文和锣鼓点，所以又是教师，是一个非凡的人材。平时受他逼迫的农民们，这时跟他在一起合唱，忘记他是保长了。“十番”唱得真好；内行的人，宁可站在供桌边听“十番”，而不去看对面的戏。

但所谓“花迎”指的实是迎神游行。我乡有东西两条溪流，象两只胳膊，拥抱住村子。花迎的第二天，迎神的队伍，在东溪两岸环行一周，第三天又在西溪两岸环行一周；人们叫做“东河两岸”和“西河两岸”。把“溪”说成“河”，自然是夸大；但据说，这是借用县城里的说法的；县城里也有花迎，那真是环“河”的游行。在“东河两岸”和“西河两岸”的日子里，男女老幼，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至少是干干净净地，坐在或站在溪中的沙滩里和岸边的大路旁，参观花迎的队伍。

队伍来了，最先是“报马”（在我们那里，别的时候是看不到马的），接着是“哩……哩……哩……”的鸣锣喝道，“肃静回避”牌和全副仪仗。以后是各种艺术表演过来了。

艺术表演的节目是很丰富的；我所记得的，有以下几类：

一是“抬阁”，由八个人抬着，一座木台子，上面站着扮故事的人们。有的“抬阁”上站的是《白蛇传》中的白娘娘、许仙、小青和法海和尚；有的是桃园结义刘、关、张；有的是梁山伯和祝英台……都是十几岁的富家儿童扮的，化装得很漂亮。有的“抬阁”，还竖起一根三、四丈

11/16/14

高的铁柱,在顶端把小青或张飞的身子绑住。应该是不舒服的罢,但他们似乎很得意于自己的出头风。这些“抬阁”上的人物,都是静止的塑像。唯有一个“抬阁”,是有表演的,那上面坐着一个糊涂官,审问着由两个皂隶锁着走的一对男女的风化案。官穿着清朝的公服,嘴里打着官话:“混账王八蛋……什么……什么……”(我们家乡的土话,是不叫“什么”的)……说完几句就拿起一个尿壶喝一口“酒”,看到这样一个官,观众乐极了,无不哈哈大笑,叫他“尿壶官”;于是官重重地拍几下“惊堂木”,对观众大喝:“不许笑……我老爷要打你们的屁股……”又端起尿壶喝。自然,观众是笑得更欢了,这是最受人欢迎的一个节目。

其次是音乐“亭”,分做“大敲亭子”和“细敲亭子”两种。“细敲”是管弦乐队,“大敲”是打击乐队,各有好几队,每队总有十来个人。所谓“亭子”,是用两个人抬的扎彩的架子,放着皮鼓之类的乐器,一个人钻在里面,走着敲,其他的队员们,则围绕着“亭子”演奏。“细敲”自然是悠扬的,但插在这样热闹的队伍中,而且时奏时停,就并不引人注意。“大敲”则很突出,一路“锵令锵,锵令锵……”地敲过来;在观众较密的地方,“大敲亭子”就站住,有一对“招军”(即鲁迅所说的“目连瞎头”)“达达帝,达达帝……”地配合着,演奏出一种令人兴奋的音乐。有的“大敲亭子”,则作为狮子舞和高跷舞的伴奏,“招军”在这里,对于增强效果起了很大的作用,特别在结尾的时候,那高音的“帝……”长达十几秒钟,突然煞住,舞蹈停止了,锣鼓转为普通的“锵令锵”的行进调子,催着队伍渐渐远去了,使观众有一种余味无穷的感觉。高跷扮的通常是“八仙”,也有扮“大头和尚”的,是一班戴着很大的假面具的——罗汉罢?

还有是各种杂技;舞镜叉;玩“菜瓶”(磁坛子);攒碗;……技艺都是很高明的。

鲁迅在《五猖会》里所说的“扮犯人”,我们的花迎里也有的。“活无常”带着老婆、儿子,也参加;不过同他们在一起的,还有一个“撮米筛”的。“撮米筛”本来是我乡送鬼的一种办法;平常是,由一个人,用米筛端着几碗菜、饭,在晚间送到一个偏僻的角落,请鬼吃一顿,打发它不再来缠人;实际上,这些饭、菜,是由“撮米筛”的享受的,但路人碰上,也可以分享,叫做“吃米筛羹饭”,吃了这好象也有什么好处。在花迎中,则在一个米筛上,钉住假的几碗菜、饭,端的人以各种姿态摆弄着米筛。“无常少爷”很贪嘴,抢着要吃米筛羹饭,无常大概是顾到廉洁,禁止他去吃,要打他;无常嫂嫂则卫护着儿子;那撮米筛的人,又引诱,又不让吃到,由这做出许多身段来。“招军”一吹,撮米筛的把米筛往地上一放,他们都在米筛周围舞蹈起来了。这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节目。

最后,三位“菩萨”就要到来了;又是鸣锣喝道,“肃静,回避”,一班人挑着香烟氤氲的香炉,还有一架大“香亭”;接着一队校尉,穿着号衣,有的“呜……呜……”地吹着号筒,但每到这时候,观众就纷纷散去,等到“菩萨”经过的时候,两旁留下的人已经不多,而且只有一些虔诚的老妇,才对着“菩萨”膜拜。

据说,三位“菩萨”里面,白脸的最大(该是黄飞虎罢),红脸次之,黑脸最小。照理,黑脸应该是在最前面的,但在我们那里,倒是红脸在前,黑脸居中,其原因,是黑脸最灵,也最凶,人们冲着他,他常要撒野“闯祸”,所以由红脸在前拦着他。

“东河两岸”和“西河两岸”,环行一周,都有三、四里路。花迎的队伍,首尾相衔,还要拖出一大段到街上去。由此可知,参加花迎的人数是很多的,大概有一千左右罢,他们大部分

是农民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不禁首先惊异于人材之多,其中总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有技艺表演的。行头也真齐全,不但扮演故事的人都有相应的服装,而且各种乐器、道具,也都加上彩饰;这些行头、道具和“亭”、“阁”之类,都是族内各房宗祠置备的;但某些乐器和富家儿童扮“抬阁”的服装,也有自置的,花迎的组织工作者也很有经验,各种节目排列的次序,都很恰当;队伍的集结,行动和解散,也很有秩序。

参加花迎队伍的人,叫做“老佛”,他们在出发以前,结束以后,都到各家去吃斋;两天就吃四顿斋。斋是预先由管事的到各家“写”定的,一般中农之家,志愿地办一桌,富裕的则两桌、几桌不等。四顿斋,共需五、六百桌。这里也有周密的组织工作。“老佛”们由每次管事发一纸条,指定八人一桌,分派到某家、某家去吃。办斋的人家,“斋老佛”很虔敬,因为他们是神的队伍。斋都是素菜,六碗,外加“油鸡”、“雪枣”等甜点;吃的人都很高兴。

关于花迎的来源和与它有关的许多内容,因为暂时无法调查、考证,所以它的社会意义,我也不明白。从我们家乡的情况来看,似乎与宗族制度有关;这是由族中的“长上”领导的。在宗族内的统治阶级,也许是借此“与民同乐”一下,以掩盖宗族内部的贫富对立,缓和阶级矛盾的;或者还有提高农民情绪,推动春耕的用意在内。但这是揣测之辞。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:花迎对于农民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节日;他们得到娱乐,“老佛”们还可以饱饱地吃四顿斋,而且有了在广大群众前面显示自己的本领的机会。的确,富家的儿女们,穿着漂亮的服装,扮着“报马”和“抬阁”,虽然也出风头,但真正受到群众欢迎的,却是农民的表演。出出官的洋相,也给了广大群众一种很大的快感。至于敬神的意思,我看是很少的。

花迎一过,农民就要紧张地参加生产劳动了,自然,他们大部分是为地主而劳动的,生活的苦恼又来了。但是,花迎所给予的热闹和欢乐,总要在他们心里留上十天半个月。

(载 1957 年 4 月号)

走上狭窄的楼梯

——在列宁格勒涅克拉索夫故居

◆ 靳 以

从照满阳光的大街上,我们走进阴暗的屋子,走过潮湿的穿堂,我们的脚踏上了狭窄的楼梯。我想着:就在这楼梯上,将近百年前车尔尼雪夫斯基,杜勃罗留波夫,萨尔蒂可夫·谢德林,屠格涅夫,托尔斯泰……曾在这里走上走下,留下了他们的脚印;可是现在擦着我的身子走下来的是一群十六七岁的中学生,他们明亮的眼睛发着光,他们清脆的语音象早晨的鸟鸣,散发着他们幸福而快乐的心情。两个不同的世纪,两个不同的时代,诗人涅克拉索夫所攻击、所诅咒的时代早已无影无踪了。他曾悲愤填膺写过:“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?”今天的诗人,将毫不迟疑地写出:“广大的苏联人民是快乐而自由”的诗章。

走上狭窄的楼梯,明朗的阳光就从我的头顶上照下来,闪出了一片灿烂的天地。穿着猎装和高统靴的涅克拉索夫高坐在那里,右手放在膝头上,左手抚着猎犬的头,那只猎犬也亲昵地把下颚偎在他的手掌中,一支双管猎枪就竖立在他的两腿间。他的眼睛平视着远方,在他的眉宇间留有他的思虑和忧愁。这是雕塑家柯立沃茹兹基一九五〇年的作品,把战斗的诗人的形象和精神生动地显示出来了。

难道涅克拉索夫是这么一个闲情逸致的诗人,象那些靠人民血汗养活的地主贵族老爷一样,终日以狩猎自娱么?不,甚至他都不是一个“爱好幽静的竖琴”的诗人,他要的是严峻的歌曲,他喜爱的是“惩罚的竖琴”,他以他的诗召唤人们向统治者复仇。他认为能暴露黑暗的才是有才华的诗人,他明显地说出来:“没有为科学的科学,也没有为艺术的艺术——它们的存在全是为了社会,为了改进与提高人,为了增进人的知识和物质的生活福利。”他也唱出来:

谁要是在受着苦难的兄弟的病床前,
不流眼泪;谁要是心里没有一点同情,
谁要是为了黄金而把自己出卖,
这种人,就不是诗人!

在那暴风雨的时代,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,他倾向着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号召:“拿起斧头来”为争取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“复仇和悲哀”的诗人。他描写地主、官吏和高利贷者的丑恶的形象,也描写了人民的穷困,把拥有无限财富的地主和穷苦饥饿的

农民放进他的诗篇。他时常去打猎,就是为了深入民间和农民们谈心,深刻地了解他们的痛苦与忧愁,他们埋在心底的愿望。正如他自己的诗句:“我的使命就是歌唱你的痛苦,忍耐得使人吃惊的人民呵!”他用他的诗,向广大穷苦的人民吹起复仇的号角,他正是一个“枷锁的不可调和的敌人,人民的忠诚的朋友”。他大声号召:

为了祖国的荣誉,为了信仰
为了爱……去赴汤蹈火吧,
一无怨尤地去牺牲吧,
你不会白死的,
为事业而流了血,
这样的事业是巩固的。

从一八五七年涅克拉索夫搬进这所房子,一直到他呼吸最后的一口气的时候,二十年来这不仅是他的家,也是《现代人》和《祖国纪事》的编辑部,也是和他抱着同样理想的人聚会的场所。在沙皇的残酷的压迫和检查下,他们的刊物的每次出版都象是一次战斗的胜利。因此每当刊物出版的日子,朋友们便欢聚畅饮,庆祝新的胜利并准备下一次的战斗。他这间宽敞的客厅,就是他们工作、欢饮和战斗的地方;所以它的历史,正是当时整个时代文学状况的历史,也是俄罗斯杂志的历史。

在临街的大窗口,当年涅克拉索夫时常俯视着对面官衙受罪的贫民,使他怒不可遏,复仇的火焰在他的胸中更猛烈地燃烧着。可是当我从窗口望出去,官衙早已没有了,压迫人民的人也早已灭亡了,街上走着的是快乐的熙攘的人群。

《现代人》原来是普希金在一八三六年创办的,一八四七年才由涅克拉索夫主持,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给这个杂志注进了新的血液,使它成为向统治者斗争有力的工具。这个刊物不但遭受了敌人的压迫,而且忍受了内部的分裂——那就是一部分温情的,只主张渐进与改革的作家如屠格涅夫,冈察洛夫……脱离了这个杂志。但这样更显示出它鲜明的特色,它团结了一批新的有才能的平民知识分子,共同向敌人射击,引起人民对压迫者强烈的憎恨,号召人民去斗争和革命。

对于这样一个刊物,统治者的评语是:“反对政府,偏激的政治观点与道德观点,社会民主主义倾向,以及对宗教的否定态度及唯物论。”这是敌人的眼中钉,迟早总要拔去的,在一八六六年的六月一日,它被永远查封了。但一八六八年,他又主编了《祖国纪事》,开辟了新战场,向统治者继续射击。

在编辑部的一角,我看到涅克拉索夫生前用的不大的书桌,对于自己的诗作要求很严格的他,就是在它的上边为五行诗而终夜不眠。还有一张书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用的,在他被捕以前,他常站在它的前面书写。

在他的卧室里,我看到他简朴的卧床,在长垂的床帏后边,现在悬了一幅他卧病在床的油画。看起来那时他很消瘦,不仅因为自己的疾病,更因为他为穷苦的人民心怀忧伤。俄国农

民曾送给他一只有链子的银牌，刻着“农民的保护者”的字样，对他是适当的称颂。在他的遗物橱中，我还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缕头发，必是在他被捕以前送给他的，从这小小的遗物，也可以看出来他们间的深厚的友情。

就在他的卧室中，我看到墙下一座极其美丽的壁炉，在一排浮雕的下边，左右站着两个美妙的女像，在她们的头上飞翔着可爱的小天使。我想象得出当冬日的夜晚，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与战斗，他面对着熊熊的火焰，美丽的女神带着永远的微笑望着他，两个小天使，好象要飞

1285726

《上海文学》

感情的波浪

——纪念上海解放十周年

◆ 唐 弢

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环境里，常常激发起人们蕴藏在心头的不同的感情：欢畅，喜悦，疑惧，忧伤，愤怒。时间隔离了它们，却又并不成为绝对的约束，在特定的环境下，各种各样的感情会一齐迸发，而且往往表现在同一时间、同一个人的身上。

我曾有过一段这样的短短的经历。

当我想到这点的时候，我的记忆已被牵引到十年以前，那是一九四九年初夏，工贼陆京士逮捕了一批人，传说第二批名单马上就要发表，人们为了关心我的安全，劝我把家属搬到我所工作的大厦的四楼，那里住着一个亲戚，将老小四口并入他的家庭，以便一有情况，可以只身出走。我没有把这个计划告诉任何人，即使是在妻子面前，也只说明这样做是为了便于照顾，而且大厦的结实的建筑，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，挡得住猛烈的炮火。事情安排得十分顺利，我以平静的心境等候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故。可是形势却迅速地变化了，大军渡江以后，不但解放了南京，而且正在沿着宁沪线急速进军，从外圈上把这个东方大城市包围起来。在上海的反动分子一片慌乱，陆京士瞒过他的亲信，仓皇地逃往台湾，所谓一批一批的逮捕，终于成为对特务统治末日的的一个最大的嘲笑。

我应该怎样来诉述自己的感情呢？这一时期里一直强自抑制着的平静的心境，此刻却激荡起来，喜悦从心底萌芽，多少年来唇敝舌烂、寤寐以求的日子就要到来了，也许是明天，也许是下一个时辰，屈辱的上海将在我的眼前站立起来，从血污里宣告自己的新生。一想到解放大军入城时的景象，我突然领悟到祖国语言的妙处，因为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才真正懂得了“心花怒放”这句话的意义。我们经常碰头的四五个人，开了一个小会，准备旗帜，草拟标语，并且为此集合了一部分力量。想想吧，在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的宏伟的行列中，我们将看到文艺界自己的队伍；在一排排临空招展的红旗中，我们将看到文艺界自己的标帜；在锣鼓喧天、满城腾欢的浪潮中，我们将听到来自文艺界的声音。百余年来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在这一瞬间得到了解放，这是历史的伟大的时刻，对此，谁又拦阻得了自己的热情奔放的向往呢？

我期待着，而且兴奋着。

可是出于意外，五月二十三日晚上，就在我工作着和住着全家老小的大厦里，进驻了反动派的最后一支军队，于是形势又急转直下。这是一支用“美援”装备起来的所谓“青年军”，他们选择面临苏州河的这座结实的大厦，作为负隅顽抗的指挥部。沿河堆起了重重叠叠的

沙包,大厦南向的窗台上,架满机关枪和小钢炮,屋顶的大钟楼成了瞭望台。我的一家就住在瞭望台下的四层楼上,从这里可以看到苏州河,河上的桥梁,桥梁上的行人。现在却一片悄静,桥中央用沙包搭起一个临时堡垒,桥南安上坦克,周围是乱七八糟的障碍物——从人家办公室里搬出来的家具:书柜、写字台、椅子和门板。我们现在已经被封锁、被隔绝了。和我一起的还有一百几十个当天正在值班的职工,大家商量着怎样保护自己的机关,渡过黎明前的这一段最黑暗的时间。令人焦虑的是:我们要使大厦免于劫灰,可是事实已经迫着它成为“烽火台”,枪声一响,这里是唯一的要被攻打的目标;而且不幸的是:它所承受的并不是敌人的仇恨,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部队的炮弹。这是多么难堪的处境呵!

怎么办呢?

我们的决定是:住下来,静待时间。

二十五日早晨,枪声果然响了,这是从大厦里射击出去的。那些穿黄呢制服的人就忙乱起来,他们大都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,长得结实、壮硕,但此刻却头发蓬松,声音嘶哑,眼球里挂满血丝,看人时射出一股仿佛对一切都表示怀疑的凶焰,我应该怎样说呢?摸遍我全部的记忆,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可怕的眼睛,除非是在疯人或者野兽的瞳眶里,才能找到它们。我觉得这里预伏着杀机,意味着大厦里的敌对关系已经趋于十分紧张的程度。

然而坏事之难于逆料,也正和好事一样。一个新的机运又产生了。人民解放军的迅速到达,终于阻止了事态的发展。我们的先头部队进据了香港路,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;另一部分从河南路包抄到武进路,把这股残匪压缩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。现在他们不能不考虑到自己的命运;关起门来屠杀呢?放下武器投降呢?虚张声势顽抗呢?第一条对他们不利,第二条还没有考虑,看来他们采取的是第三条。所以到了下午,枪声和炮声一阵阵紧密起来,但是打出去的多,打回来的少——甚至只是一些偶然的、疏疏落落的步枪声。说实在话,当时我们的部队如果还一下手,任凭大厦怎样坚固,它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齑粉和灰烬。

晚上,我睡在四楼的甬道里。九时过后,窗外一阵闪亮,炮声接着又响了起来,而且比白天的更猛烈,这几乎是一种疯狂的轰击,我敢断定他们并没有目标,只是象摸黑的人,总想咳嗽几声,给自己壮壮胆一样,他们害怕的是解放军的夜袭,因而炮声愈响,也就愈能从里面听出懦怯的灵魂的颤动。我躺着,思索着,仿佛看到整个上海都是红光,只有这桥畔的一角还留下个黑点,而我们一百几十个人,连同我的全家老小在内,却被圈禁在这个黑点里,我感到焦躁,厌恶,并且为自己的不能有助于消灭这个黑点而感到恼怒。

数着炮声,这一晚我几乎没有合眼。

第二天一早,炮声停止了,整个上午只有一点断续的枪声。我们又开了一个会,决定改变方式,设法去接近这些疯狂了的人们。午后,我转到住处,从临河的窗缝向外窥伺,对岸大楼的外墙上,出现了蜂巢似的弹痕,苏州河宽荡荡地,所有的船只都已撤走,桥墩的坦克被打烂了,倒在一边。街上看不到一个生物,没有一件能动的东西,整个城市就象刚从泥土里发掘出来的古旁贝城一样。桥上,沙包堆成的堡垒还在那里,一件黑黢黢的东西在蠕动。我注目而视,一个钢盔,一个人头,一个肩膀……我正想定睛细看,从香港路那面飞来一颗子弹,立刻,这件东西,不,一个“青年军”应声跳出堡垒,倒在柏油筑成的桥面上。这是我所

看到的从我们部队里打来的唯一的一枪,但是,多么准确和有力的一枪呵!我不禁暗暗地称赞着。

大厦里的机枪鸣叫起来,桥对面,现在又一丝儿声音都没有了,这就是战争吗?是的,这才是真正的战争。

我坐下来,为昨晚的焦躁、厌恶和恼怒而深深惭愧,然而感情的考验并没有结束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机枪的声音停止了,一阵海潮似的奔腾的声浪把我惊醒,侧耳细听,呵,呵,它来自不远的所在,来自南京路,是欢呼,是歌唱,是发自人民心底的最美丽的乐曲。我又情不自禁地跳起身,想尽一切办法远眺,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角度,却还是望不到我们自己的队伍,望不到我所期待的红旗,只有声浪越来越大,越来越近。是入城的仪式吗?是人民自动出来欢迎的行列吗?可是不管怎样,这里面有我自己的声音,我仿佛听到了亲手拟定的口号和标语,一点不错,就是这个。多少年来希望的果实出现在眼前,它是那么近,几乎一伸手就可以摘到它,而且我也似乎的确已经摘到了;突然脚底发出一阵小钢炮的轰鸣,我又被拉回到现实的图圈里。两天以来,如果说感情的波浪曾经一会儿把我冲击到这边,一会儿又把我冲击到那边,现在,它们却汇集起来,交织起来,欢畅,喜悦,疑惧,忧伤,愤怒,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射中我的心坎,我一再向自己叮咛:冷静些,需要再冷静些!

又是一夜的炮声。二十七日一早,发生了新的情况,几个“青年军”在嚎啕大哭,另外几个喃喃地骂着。根据被派和他们接近的人说,天明以前,指挥官忽然失踪了,一个副官模样的青年乱窜乱叫,到处寻找着——事后发现,指挥官换上便服,躲在河滨大厦一个外国人的家里——。我们期待着的时间已经到来,条件成熟了,决定由机关负责人出面,向那个副官劝降。副官提出三个要求:一、不能侮辱俘虏;二、准许退伍;三、资助回乡。最后,他绷紧脸孔,几乎近于威吓地说:

“如果不答应,我们死守到底,和你们同归于尽!”

“和我们?”我在心底里笑着:“我们还要活下去,鬼才和你同归于尽哩!”

撤销了电话的监视岗,我被派去设法接上关系。此刻我才感到自己对新社会的陌生,说实在话,河对面的情况,我一无所知。新的机构成立了么?应该和谁取得联系?我决定打电话到《大公报》,找到了一个熟悉的记者,委托他把意思转达。下午,军代表打来回电,并且传达了解放军的纪律,证明所谓要求,其实不过是受蒙蔽的一种恐惧心理。整个大厦都哄动起来。我回到住处,找出两幅被单,几个人忙着把它缚在竹竿上,也不问那个副官同意不同意,一窝蜂扛到屋顶上,高高地挂了出去,这就是在黑点里树立起来的最后的降幡。

我的感情的波浪平息了。五月二十八日清晨,当大家抬起头来仰望时,大厦的最高处,代替昨天的白色的降幡,现在是一面鲜明的大红旗,它正在迎风招展。

(载 1959 年 5 月号)